

我在苗栗將軍山上養乳牛

賴松欽

我家住在苗栗縣苗栗鎮新英里的一塊山坡上，前後左右都是山，習慣上人們將它叫作「將軍山」。諸位如果有機會乘縱貫線火車南下時，當火車過了苗栗站不久，憑窗右望，說不定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家的房屋，和新建的一間牛舍哩！

土地貧瘠·作物不生

我家是個大家庭，世代務農，父、母、兄、嫂及四位姪兒姪女住在一起。父親名叫賴國郎。父親年輕時，曾在這塊土地上種過橘子，但沒有幾年，橘子都死光了。什麼原因，到現在還不知道，反正從那以後，再也不敢再談種橘子的事了。在過去的十二年中，我也曾在這塊土地上種過十二期的秧，但是只有二期有收成，其餘的都因乾旱無雨而枯死了。有幾年，我也種過甘藷，但由於土地貧瘠，產量不高，無法維持一家的生活。

有關機關提倡養乳牛

直到民國五十六年初，苗栗縣農會通知我們去開會。那是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四日的事情，農復會派來牧草養牛專家陸增輝技正和畜牧專家余如桐技正，在鎮農會舉行演講，勸導我們利用將軍山貧瘠的土地來種草養乳牛。

全家動員種草蓋牛舍

開會後第二天，全家開始動員了。先把荒蕪了的園地清除雜草，加以整理，然後又向農牧局水土保持工作站領了一大堆整固草及狼尾草的苗，農會方面更補助了我不少肥料作為牧草施肥之用。此時剛好又逢下雨，牧草很快便長得青翠翠綠油油的，放眼望去，一向荒蕪的田園，好像披上了青紗的少女一樣的美麗，隨風搖曳，多可愛呀！

所有這些工作，除了自己的勞力，我並沒有花一分錢。

至於蓋牛舍的工作，因為哥哥是泥水匠兼木匠，所以只花半個月的時間，一間可養五頭牛的牛舍便完成了。算開支，僅花了三千五百元，而這些錢也是向農會以低利貸款借來的。

之後，農牧局又陸續補助了我一個小型馬達和一些塑膠管。用這些東西，我將遠處山下的井水抽到牛舍裏來，作為乳牛飲用、牛舍清洗和灌溉之用。家庭用水也不必像以前一樣每天到山下去挑了。此外，在牛舍旁又做了一個肥水窖來容納牛糞尿和洗過牛舍的水。

到民國五十六年七月間，我已經把所有養牛的準備工作都作好了。

一頭大牛·三頭小牛

在正式養牛之前，農牧局又給我們安排了一個實習的機會，到中部地區的先進乳牛牧場親身實習了一個星期，以便對養牛的工作有個概括的了解。在這一個星期之中，我和牛舍管理員一樣，早晨四時起床，跟着他掃牛舍、喂牛、擠乳、清洗牛體、清除牛糞、割草等，一天忙到晚，雖然我每天均喝上二大杯芳香可口的鮮乳，但是一個星期下來，體重仍然減輕了五公斤。

回來以後，由技術人員陪同，利用貸款，我陸續購進了一頭大牛和二頭小牛。後來那頭大牛又生了一頭小牛，因之我家現在一共飼養有大小四頭乳牛。尤其那頭自產的小母牛，由於從頭便遵照指導人員的指示去飼養，因之發育非常快，毛色更是光澤無比，每隔十天我就量一下它的身高體重，來和標準身高體重比較，結果三個月下來，身高達到三十六英寸，體重九十五公斤，超過標準很多。

這期間，不斷地有技術人員到我家裏來實地指導。

導養牛和牛乳處理的技術，使我養牛的知識和技術不斷的進步。尤其是鎮農會的賴獸醫，為了替我那頭小母牛接生，和我一起守在牛舍中徹夜不眠，最後終使那頭小牛順利生產。

收益增加·健康改進

現在我家的大母牛，每日產乳十六公斤，交給苗栗鎮農會，每公斤可售得四元五角，而他每日所吃的精飼料，僅費十元而已，其餘只是儘量供應自己生產的整固草和狼尾草就可以了。有時另加一些青刈玉米、熱帶葛藤和山珠豆，乳牛更是喜愛。

現在我每天早晨除了將牛乳交給農會外，另外自己留下二公斤，消毒一下，每人一杯作為早餐，幾個小姪兒自從吃了牛乳之後，每個人的皮膚都變的白嫩了起來，體格也更加強壯，同時，學校考試的成績也進步了不少。這些，我想都是芳香的牛乳的賜予吧！

小姪兒每天放學回來，都爭先恐後地清掃牛舍，打掃牛糞，洗刷牛體，割草喂牛，每個人都忙的不亦樂乎，不像從前那樣放學後只知玩骰勝的泥巴，有時甚至與鄰居的小孩打架了。那幾頭小牛看到他們回來，也爭先恐後地望着他們叫二聲，爭着與他們頂頂頭，玩一玩，牛與人之間就這樣建立起濃郁的感情。

有時，他們也搬張椅子，坐在牛的身邊溫習功課，其樂融融。

白手起家·感謝各方

細細算起來，我自從養牛到現在已整整一年了。在當地來說，我家是一個很貧困的農戶，由於家貧，國民學校畢業後沒有進過一天初中，除了勤勞純樸不怕辛苦之外，我自覺沒有任何特長，而如今我竟在赤手空拳下建立起養乳牛的酪農業了，這不但令我有固定工作，更有了個建業的基礎。我要感謝農復會、農牧局、鎮農會以及各界人士給我的指導和協助，同時更歡迎各位到苗栗來參觀我的牛舍和乳牛。（本文由賴松欽農友口述，孫紹先生筆錄）